

書名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漢 趙岐 注, 宋 孫奭 疏  
卷 卷七上  
內容分類 經 四書 孟子 宋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 393200

# 卷七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

之魏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梁

王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

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

衛靈公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39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上

漢趙氏註

宋孫

離婁章句上凡二十八章

離婁者古之明目者蓋

以為黃帝之時人也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

朱即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然必須

規矩乃成方圓猶論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以名

篇疏正義曰前章首論滕文公問以古道故以滕文

反古也然則此篇孟子首言離婁之明故以目為篇  
題次於滕文公問以古道是亦反古道者莫大乎明



孟子卷之七

十四

也遂次滕文公之篇所以揭離婁為此篇之題此篇凡六十章趙氏分之次為上下卷此卷只有二十八章而已一章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二章言法則堯舜鑒戒桀紂三章言安仁在於為仁惡弗去則康及其身四章言行有不得於人反求諸身責己之道也五章言天下國家本正則立本傾則踣六章言巨室不罪成以爲表德之流行可充四海七章言遭衰逢亂屈服強大據國行仁天下無敵八章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已九章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十章言曠仁舍禮自暴棄之道也十一章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已十二章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十三章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十四章言聚斂富民棄於孔子重人命之至者十五章言知人之道十六章言人君恭儉率下移風人臣恭儉明其廉與十七章言權時之義嫂溺援手十八章言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十九章言上孝養志下孝養體二十章言小入爲政不足間非君正國定下不邪侈二十一章言不虞獲麟不可爲戒求全受毀未

二十三章言人患在爲師二十四章言尊師重道二十五章言舖啜沈浮君子不與二十六章言無後不之富貴不占得意於親其餘三十二章分在下卷不無叙焉。離婁至題篇。正義曰莊子天地篇云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山南望而歸遺其元珠使知索之不得使離朱索之蓋其人也離朱即離婁也論語第七篇首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是也其肯也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爲魯昭公之子雖

天下至巧亦猶須規矩也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

正五音師曠晉平公之樂太師也其聽至聰不用



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陽律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註當行仁恩之政天下乃可平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註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一卒乃可為後世之法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註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為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註先



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註詩大雅假樂之篇愆也所行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章遵用先王之法度未聞有過者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圓平直不可勝用也註盡已目力續以其四者方圓平直可規而審知故用之不可勝極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註音須律而正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註盡心欲行恩繼以不忍加惡於人之政則天下被覆衣之仁也故曰為高必因

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矣

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是以惟仁者宜在

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先王之道不仁逆道則自播揚其惡於眾人也上無

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

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度天意臣無法度可以守職奉命朝廷之士不信道

德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謂學士當

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愚人罹於密網也此亡國

之政然而國存者僥倖耳非其道也故曰城郭不完

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

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禮臣不學法度無以相檢制則賊民興亡在朝夕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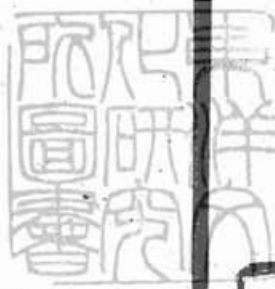
復有期日言國無禮義必亡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

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

之道者猶沓沓也

也言天方動汝無敢沓沓但為非義非禮背先王之

道而不相匡正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





所圖書

能以自行蓋謂雖有規矩六律之法然人不能因  
而用之是徒法不能以自行也以其規矩六律之法  
不能自行之必待人而用之然後能成其方員正其  
五音也堯舜之道自不足以為後世之政必待人而行之  
然後能平治天下而為法於後世也詩云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遵先王之遺而過者未之有也者孟子引  
大雅假樂之篇文而云也蓋謂不愆不忘去其故  
舊典章皆循而用之未有過失者也故復言之曰遵  
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典章者即先王之法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  
不可勝用也者孟子又言聖人既竭目力而視續  
以規矩準繩而為方員平直故其用之不可勝極也  
蓋規所以能員矩所以能方準所以能平繩所以能  
直故也既竭目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  
也者孟子又言聖人既已盡其耳力而聽之又續以  
六律而正五音故其用亦不可勝極也蓋六律所以  
正五音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  
天亦矣者孟子又言聖人既已能盡心之所思慮

無其不忍人之政則仁恩德澤足以覆蓋於天下  
矣無池以其仁恩廣大矣故云覆天下故曰為高必  
乎者孟子言至於此又所以復言之者也蓋警言人  
之欲為高者必因其仁而為之也為下者必因其  
川澤而為之耳無它以其仁而為之也為下者必因  
之地其本下矣言為政於天下者而不可謂之智矣  
為之道是為之所本焉故言智足以有知苟為政而  
以先王之道為本豈謂之智乎大抵孟子言規矩準  
繩六律者皆警為政而言也抑亦知孟子言規矩準  
者歟是以惟仁者宜居高位不仁者宜居下位是  
惡於眾也者孟子於此畢其警喻乃曰是惟仁者  
之君宜其處高位為尊也不仁之君而處高位是其  
處高位而播揚其惡於人民之眾矣上無道揆也下  
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士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  
國之所有者幸也者孟子言上之為君無道術以表  
率其下下之為臣無法度以守其職朝廷之士皆不

孟子卷之七

六

齊

信其道德百工之作者不信其度量君子之入以之  
觸議之所具小人之入以之犯胃其刑憲然而如此  
而國尚存而不亡者以其僥倖得存焉必云幸也蓋  
少有不存者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  
田野不碎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  
民與喪無日矣者孟子言至此所以復言之也故云  
城郭頽壞而不完兵甲之器少此非為國之災也  
田野荒蕪而不開辟貨財竭盡而無貯聚此非為國  
之害也然而上之為君無禮法以檢制下之為入臣  
不學法度以守職賊民相殺戮以之興起是則國之  
喪亡俱在朝夕無復有日矣詩云天之方曷無然泄  
泄泄猶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先王  
之道者猶沓沓也者自天方曷至沓沓也孟予自  
是詩大雅板之篇詩也自事君至沓沓也孟予自  
解上云沓沓之義也其詩蓋言王者方動而為非為  
之臣者無更沓沓之義也復為非禮義以事其王者也  
曰天之方曷無然泄泄則沓沓是也孟子復自解之言事君

不圖盡

無善之事事之其進退無節其言則非先王之  
而為言者是若沓沓者也以其當匡正其君不可  
長君之惡耳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  
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者孟子言至於此所以又復言  
之者也故云君之有難惡當責之以善能責君難惡  
以為之善是為恭臣恭其君也如不責君之難而  
君之邪心是謂敬其君者曰我君不能行善因不  
而閉君之邪而乃曰我君不能行善因不諫正之者  
是謂殘賊其君者不能謂之賊難於君謂之恭陳善  
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  
正義曰案淮南子云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規矩也  
王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攻宋墨子曰公輸若  
之巧工作為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墨子曰  
令公輸若攻宋請守之於公輸若攻宋曷為弗取墨子曰  
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乃偃兵不  
攻是公輸若即魯般也或云是魯昭公之子也○兵不  
曠晉平公鑄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師曠曰不調請  
云晉平公鑄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師曠曰不調請



更鑄之平公曰工音以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不調臣竊爲恥之至師曠果知鐘之不調是師曠善聽爲晉平公之樂師也云六律陽律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鐘案律曆志云呂不韋春秋言黃鐘之宮律之本也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下生無射無射上生夾鐘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淮南王安延致儒生傳士亦爲律呂云黃鐘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姑洗之數六十四蕤賓之數五十七夷則之數七十二姑洗之數六十四蕤賓之數五十七夷則之數五十一無射之數四十四故爲和應鐘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日冬至音比鐘浸以清以十二律應微也丙子夾鐘之羽也戊子黃鐘之宮也庚子大呂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其爲音一律而生五音十律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七



以當一歲之日故律之數天地之道也凡此以律正五音之謂也○詩大雅假樂之篇○正義曰箋云愆過也率循也言成王之令德不過謨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舊典謂周公之禮法也○詩大雅板之篇○正義曰箋注云激動也泄世猶沓沓也箋云天斥王也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更變先王之道無沓沓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意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倫之至也至極也

人事之善者莫大取法於聖人猶方員須規矩也欲

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堯舜之爲君臣道備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

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言舜之事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之盡也孔子  
 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  
 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  
 改也仁則國安不仁則國危亡甚謂桀紂不甚謂  
 幽厲厲王流于彘幽王滅於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名  
 之謂諡之也諡以幽厲以言乎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  
 孫何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也殷之所鑒視近在夏后之世矣  
 前代善惡為明鏡也欲使周亦鑒于殷之所以亡



也則堯舜鑒戒紂也謂也。正義曰此章言法  
 聖人入倫之至也者孟子言規矩之度其為方員之  
 至者也謂之至者以其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聖  
 人是為入倫之至者亦必欲為人倫君臣父子夫婦  
 朋友是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  
 堯舜而已矣者孟子言凡欲為人君者當盡其為君  
 之道也凡欲為人臣者當盡其為臣之道也此二者  
 在皆則法堯舜而已矣以堯舜所為君臣之道備矣  
 不以舜之法堯舜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  
 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不尊敬其君者也不以  
 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是也者言為人臣者如不以  
 者如不以堯之所以事堯者事君是也者言為人臣  
 舜所以事堯者盡其義之道也堯之所以治民者盡  
 其仁之道也義所以敬其君者仁所以愛其民者盡  
 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  
 國亡不能改也者孟子言孔子有曰道有二是仁與不

孟子

余編



請對今之王何以不用為之戒孟子於此所以引之以戒其時之君臣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

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三代夏商周國謂公侯

之國存亡在仁與不仁而已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

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

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由惡醉而強酒

**樂不仁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

樂不仁也 **樂不仁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

樂不仁也 **樂不仁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

樂不仁也 **樂不仁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

樂不仁也 **樂不仁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

樂不仁也 **樂不仁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

樂不仁也 **樂不仁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

樂不仁也 **樂不仁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

樂不仁也 **樂不仁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

樂不仁也 **樂不仁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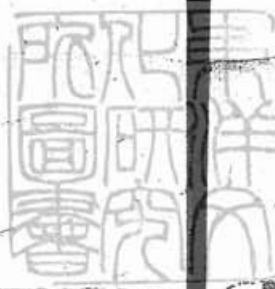
樂不仁也 **樂不仁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

樂不仁也 **樂不仁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

孟子曰愛人不親及其仁治人不治及其智禮人不答

謂惡濕而居

下之意也



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

之註反其仁己仁獨未至邪反其智己智猶未足邪

反其敬己敬獨未恭耶反求諸身身己正則天下歸

就之服其德也詩云求言配命自求多福註此詩已

見上篇其義同註孟子曰至自求多福。正義曰此

為責己之道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

反其智至而天下歸之者孟子言愛人而人不親之

必吾仁有所未至也故當反己責之治其人而人不

治者必吾之智有所未盡也故當反己而責之也禮

接於人而人不至也禮報答之必吾之敬有所未至也

故當反己而責之也凡所行有不得於人者皆當反

求諸己而已以其身之所有未至也故當自反而責

之蓋以身先自治而正之則天下之人皆歸之而服

也天下謂天子之所主國謂諸侯之國家謂卿大夫

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註治天

下者不得良諸侯無以為本治其國者不得良卿大

夫無以為本治其家者不得良身無以為本也是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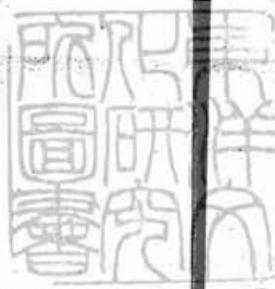
本正則立本傾則跲固在所敬慎而已註孟子曰至

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

則跲也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者孟子言

人之所常言皆曰天下國家也天子有天下公侯有

國大夫有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

註恒常也人之常語

註也如顏淵克己而天下歸仁焉是也詩云

身者言天下之根本獨在於公侯為之根本也公侯  
之根本又在卿大夫為之根本也卿大夫之根本抑  
又在於私身為之根本也如大學有云欲明明德於  
天下必先修其身此其意也云天下國家者天子有天下  
必先修其身此其意也云天下國家者天子有天下  
謂之天下諸侯有國謂之國然有國者不可以稱天  
下有天下者或可以稱國故諸侯謂之邦國天子謂  
之王國國家文從或又從國為其或之也故國之也  
至於家則自天子達於  
廢人未嘗不通稱之矣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

巨室大家也謂賢  
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言不難者但不使巨室罪  
之則善也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  
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國思隨其所善惡一國思其善政則天下思以為君

矣沛然大治德教可以滿溢於四海之內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者巨室喻卿大夫之家也  
孟子言為政於天下易而不難也但不得罪於卿大夫之家也  
夫之家也以其卿大夫之民待以視效故君之言動其  
以輔弼也道則近民而民待以視效故君之言動其  
是非可得而刺也國之政令其得失可得而議也道  
合則從不合則去君之政令其得失可得而議也道  
得罪於卿大夫則去君之政令其得失可得而議也道  
一國慕之一國慕之一國慕之一國慕之一國慕之一國慕之  
四海者言卿大夫之所慕也一國亦隨而思慕之  
上之德教可以充溢乎四海猶中國則謂之天下美狄則謂  
乎四海也此言四海猶中國則謂之天下美狄則謂



之四海耳孟子之意蓋以當時國君為政直其道正其心使脚大夫慕之而不去則遠近雖異方莫不均慕之此德教所以溢乎四海亦如傳云大夫者近者視而傲之遠者望而傲之蓋其意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

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為大德大賢役服於賢德也

無道之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也此二

者天時所遭也當順從之不當逆也齊景公曰既不

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湧出而女於吳

齊侯景謚也言諸侯既不能令告鄰國使之進退又

不能事大國往受教命是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夫

國不與之通朝聘之事也吳蠻夷也時為強國故齊

侯畏而耻之泣涕而與為婚今也小國師大國而耻

受命焉是猶弟子而耻受命於先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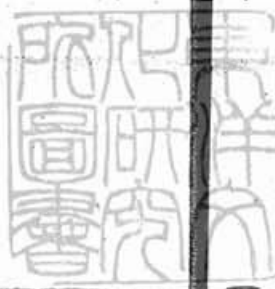
大國為師學法度焉而耻受教命不從其進退譬猶

弟子不從師也如耻之甚若師文王師文王

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殺民之心使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大國不過五年小

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治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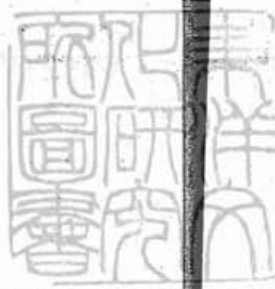
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  
有餘故五年足以為政小國美之故七年詩云商之  
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  
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詩大雅文王之篇麗億  
數也言殷帝之子孫其數二雖不但億萬人天既命之  
惟服於周殷之美士執裸也之禮將事於京師若微  
子者膚大敏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孔子曰仁不可  
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孔子云行仁者天  
下之衆不能當也諸侯有好仁者天下無敢與之為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  
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桑柔之篇

誰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喻其為國誰能違仁而

無敵於天下也孟子曰天下有道至逝不以濯

大據國行仁天下莫敵雖有億衆無德不親執熱須  
濯明不可違仁也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  
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  
天者存逆天者亡者孟子言天下有治道之時小德  
樂為大德小賢樂為大賢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  
服大賢以其德之得於已者有多少故有大德小  
德以其賢之賢於人也遠近故有大賢小賢天下有  
道則論德而定位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  
無道而亂則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以其  
力有大小勢有強弱故有小有大有弱有強天下無





天圖書

道則力勝德勢勝賢故小役大弱役強言二者皆天  
使然也順其天者故存逆其天者故亡以其所遭之  
時然也故當順而不當逆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  
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者孟子引齊景公謂  
諸侯既不能以令制鄰國又不能受命以制於鄰國  
是自絕於交通朝聘之事也於是景公泣涕以女事  
於吳是時吳為強大也故女於吳此乃小役大弱役  
強者也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  
恥受命於先師也者言今也為之小國者既以師其  
大國而恥蓋受命於先師也者言今也為之弟子者  
以蓋恥受命於先師也者言今也為之弟子者  
王命於五年小國莫若師法文王也如師法文王則大國  
受命於五年小國莫若師法文王也如師法文王則大國  
不過五年小國莫若師法文王也如師法文王則大國  
言其時之易也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  
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  
者此蓋詩大雅文王之篇文也孟子所以引此者  
言其天命靡常惟德是觀之意也其詩言商王之

孫雖相附麗而不足以為強雖數至億而不足以  
衆至又王膺受上天之駿命而商之孫子乃為君  
於周之九服中然為君處服于周是天命靡常惟德  
是親也不特商之子孫如此其為殷之侯者為壯美  
之士亦莫不執裸鬯之禮而皆助祭于周之京師也  
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者言  
孔子有曰為仁者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者言  
仁則天下無敢與之敵也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好  
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今也欲為無敵於天下而  
天下而不以仁為之是若持其熱物而不以濯也濯  
者以水濯其手也詩云誰能執熱物而不以濯蓋詩之  
大雅桑柔之篇文也孟子於此所以引之蓋謂詩有  
云言誰能持其熱物往而不以水濯手也以其執熱  
須濯手於水也如欲無敵於天下必須為仁也○  
齊景公齊侯景諡也至為婚○正義曰云景諡也

長

長

所圖畫

在下人之所賤水濁而濯足則濁者人之所賤也  
子自取之也孺子童稚也小子則孔子稱弟子也  
斯喻仁濁斯喻不仁言仁與不仁見貴賤亦如此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孟子言夫人苟自為之國  
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者孟子言夫自為可毀之國  
事然後人從其國侮慢之家自為可毀之事而  
後人從而毀之而必自為可誅戮之事而後  
從而誅戮之斯亦自取之謂也太甲曰上天作孽猶  
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曰說在上篇○  
如臨深淵戰戰恐懼也○正義曰此蓋詩之小雅  
小旻之篇文也註云戰戰恐懼也趙氏放之而已

子孫世

一六

子孫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也 失其民之心則天下畔之葷食壺漿以迎武王之師是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

所惡勿施爾也 欲得民心聚其所欲而與之爾近

